

呂布與 貂蟬 中

故事原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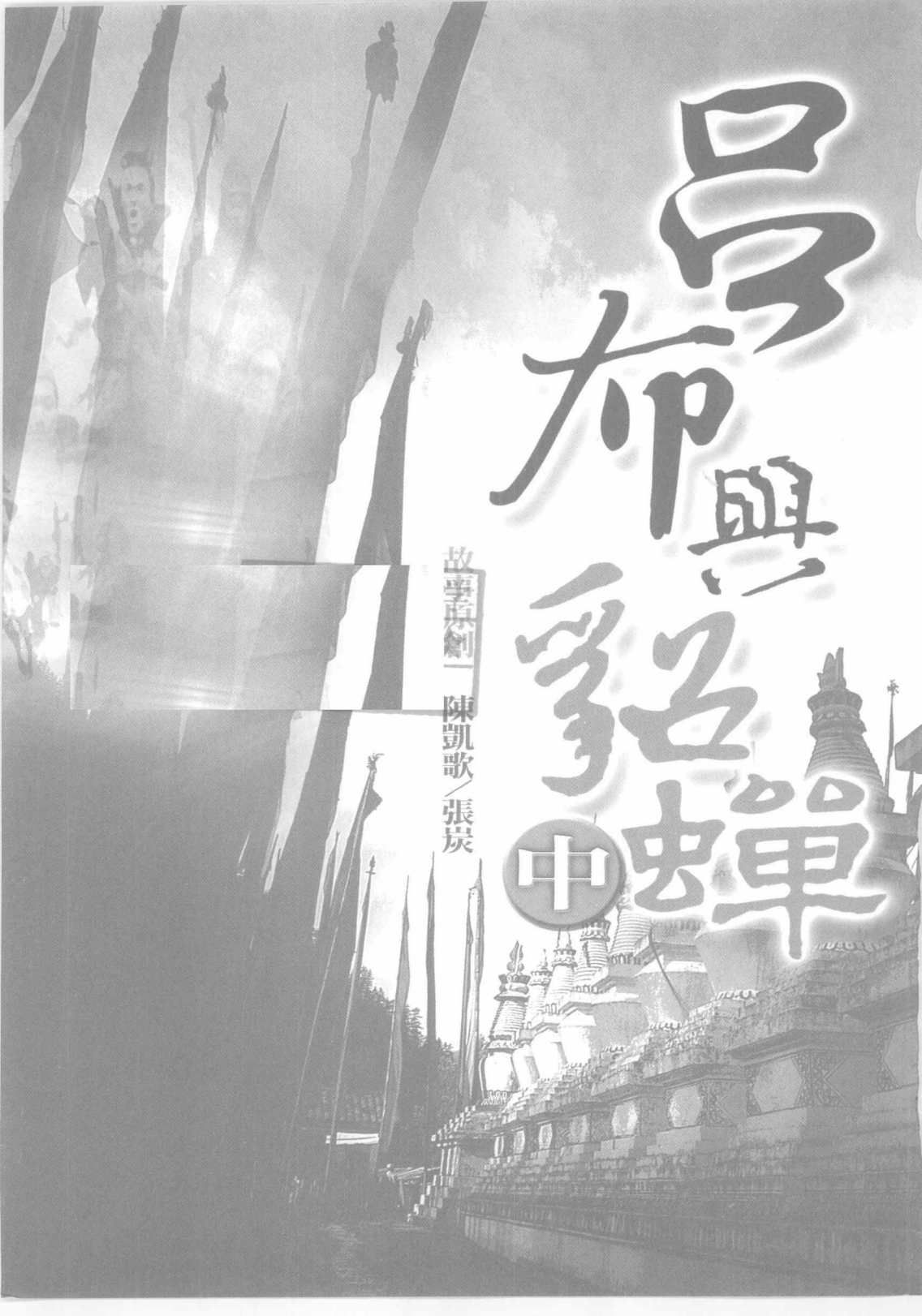
陳凱歌／張炭



呂布與 貂蟬 中

故事原創

陳凱歌／張炭



呂布與貂蟬／陳凱歌、張炭編著．--臺北縣中和市：詠春圖書文化，2003〔民92〕
冊：公分。

ISBN 986-7846-19-2（上冊：平裝）．--

ISBN 986-7846-20-6（中冊：平裝）．--

ISBN 986-7846-21-4（下冊：平裝）

857.7

92001486

呂布與貂蟬 《中》

編出 著／陳凱歌、張炭
版／詠春圖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 ► 台北縣中和市成功南路137號28樓之1

電話 ► (02)3151-1473

傳真 ► (02)3151-1879

郵政劃撥／19668710

帳戶名稱／詠春圖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電腦排版／新鑫電腦排版工作室

電話 ► (02)2243-55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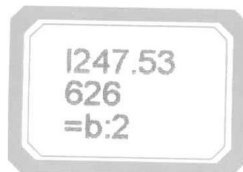
印刷裝訂／福霖印刷公司

總經銷／富育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 台北縣中和市建三路59號4樓

電話 ► (02)2228-1080

傳真 ► (02)2228-1083



出版日期／2003年3月 Printed in Taiwan

•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

本書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社更換，謝謝。

第八章

呂布回到格鬥場自己的屋裡，眾格鬥士們早等在那兒多時了。張遼和陳宮也在其中。張遼看到了呂布脖子上的虎牙項圈，叫了起來：「找回來了？」

陳宮走上前，細細端詳著呂布脖子上的虎牙項圈，伸出手來，從項圈上扯出漸漸飄落的幾縷青絲。

陳宮拿起一縷青絲疑惑地看著，問呂布：「這頭髮不是你的……是女孩子的頭髮。難道那白衣人不是男的，是女的？」

張遼啞然：「你說把咱們兩個打倒的人是個女的？！不可能！」

呂布忽然想起那天在鳳儀亭遇到的白衣人，不禁愣愣地發呆。

*

*

*

李彪和李肅來到了丁原面前，作揖行禮。丁原高坐堂上，問道：「你們這麼急地來找我，有什麼事？」

李彪上前低聲說道：「丁大人，我們發現了一件天大的機密，特來向您稟告。」

丁原眉頭一揚，不動聲色地擺手道：「說！」

李彪大著膽子道：「這……關係到我們父子倆和整個格鬥場的生死。但是這件事跟我們絕對毫無關係，所以一定要劃清界線！」

丁原有些不耐煩道：「快說！」

「有個黃巾反賊匿藏在格鬥場內！」

丁原渾身一震，說道：「你們說什麼？真的嗎？」

李彪重重點頭，道：「而且我們的場主明明知道這個人是反賊，還收留他，刻意隱瞞他的身分！」

「曉顏知道這個人是黃巾軍？」

李肅又點頭。

「那個反賊是誰？」

「就是張力！」說著，李肅上前一步，把晚上偷聽到的內容，說了一遍。

丁原冷漠地聽到最後，問道：「就這些嗎？」

李彪結巴道：「是……就這些了，丁大人。」

丁原輕啜一口茶，面無表情地揮手道：「知道了，你們先下去休息吧。」

*

*

*

張力背著自己的包袱，閃出格鬥場的屋子。剛出格鬥場大門不遠，突然前面有個人影擋住了張力。張力定睛一看，是曉顏。

曉顏走到張力面前，把一把傘送到張力手中，說道：「江湖路遠風雨多，要小心，保重。」

張力聲音發沈：「對不起，我不得不起。」

曉顏深情地看著張力，說道：「我明白。打從你走進格鬥場的第一天開始，我已經在等著今天的到來。本來我還以為會很快，但沒想到居然一等便等了十年。這十年，我想已經算是從老天爺手中偷過來的了。而當我以為這一天也許永遠不會出現時，卻沒想到，居然就立刻要來了……天意捉弄人，到現在我才明白這句話的殘酷……」

張力搖頭，自責道：「別怪老天，都怪我。」說罷，低頭向前走去，與面前的曉顏擦身而過。

曉顏背對著張力，終於鼓足了勇氣，大聲說道：「換在十年前，我一定跟你一起走！」張力同樣也背對曉顏，說道：「十年前和十年後都是一樣的，早晚不重要，今天我聽到了這句話，已經足夠了！」說完，張力咬緊牙，大步離去。

*

*

*

格鬥場響起急促的鼓聲，一隊隊丁原的軍隊衝入了格鬥場內，將格鬥場重重地包圍了起

來。官兵們將格鬥士們一個個地押了出來。

格鬥士們表情疑惑，不知所措。

李彪領著一群官兵，衝到曉顏的屋前，門「當」的一下打開了，曉顏整裝而出。

李彪奸笑道：「夫人，看來你早有準備——」

曉顏冷笑道：「早有準備的是你才對，你等今天已經等了那麼久，真難為了你。」

李彪冷笑道：「皇天不負苦心人，結果還是讓我等到了，把她押走。」

*

*

*

張遼、呂布以及格鬥士們在場內被官兵重重包圍起來。李彪帶著官軍，押著曉顏來到眾人面前，態度傲慢地叫道：「快把張力交出來，我知道你們包庇他、窩藏他！他是黃巾軍的餘孽！你們跟他為伴，只有死路一條！」

張遼愕然，罵道：「李彪，你胡說八道什麼？！張力是什麼黃巾軍？你是不是做夢做瘋了！」

呂布吃驚地問道：「張力——黃巾軍……張遼，怎麼回事？」

曉顏怒氣沖沖地對李彪道：「血口噴人！不要亂說張力是黃巾軍的餘孽！就算是，也輪不到你來說！這裡是格鬥場，一切自有刺史大人作主，跟你沒有關係！」

李彪氣急敗壞，正要發作，突然，一個冷冷的聲音傳來：「說的對，這裡一切，我作

主。」

丁原神情冷酷地從黑暗中走了出來。

一士兵匆匆跑來，向丁原稟報：「大人，找不到張力。」

丁原一聽，臉色如鐵一般冷，命令道：「那就把這些格鬥士們全部殺掉，放火燒了這裡。」

曉顏及眾人大驚。士兵們開始揮刀擁向格鬥士們。

張遼破口大罵道：「他媽的，你以為咱們是什麼東西，要殺便殺？布！這關頭，不是生就是死，幹吧！」

呂布冷靜地看著擁來的官兵，不驚不急。他眼中的士兵仿如一堆骷髏。他張開雙手往前推去，喊道：「都別過來，走吧！」

隨著呂布雙手的使勁，上前來的士兵如同海水退潮般往後倒去，跌坐在地上。

呂布出手驚人，引起丁原的注目。

這邊曉顏奮力喊道：「丁大人，手下留情！」

丁原轉臉過去，冷冷地問道：「那張力呢？」

曉顏閉嘴不語，丁原正要向官兵發令屠殺，此時，格鬥場大門「嘩」的一聲被推倒了，風起塵動之中，一條壯碩的身影凜然出現在眾人眼前。



眾人定睛一看，來人正是張力。

張力面不改色地說道：「我就在這裡！」

丁原一看張力站在眼前，便揮手示意眾士兵停止行動。

張力看著丁原，大聲道：「你比誰都清楚，我跟他們無關！格鬥場裡包括場主，沒有一個人知我來歷。」

李彪上前道：「丁大人，不要聽他們胡說！明明他們知道，要一網打盡，不可留下後患！」

丁原皺眉道：「好，既然你的事與格鬥場毫無關係，格鬥場偏偏為你受了那麼多罪，那他們應該在你身上討回公道，對不對？」

張力凜然道：「你想怎樣，直說無妨，不用繞圈子了。」

丁原冷笑一聲，說道：「痛快，曉顏，你就從那堆格鬥士裡選一名格鬥士，從他身上討個公道，討個說法。我給你作主！」

曉顏看著丁原，內心無比痛苦。她難過地看了看張力。張力看了她一眼，微微點頭示意，讓呂布出陣。

丁原催促道：「要是選不到，沒用的格鬥士，活著也是丟人現眼，乾脆殺了算了。」

曉顏走到呂布面前，低聲道：「布，你去。」

呂布愣愣地看著曉顏。

張遼悲憤地推開面前的官兵，道：「張力，讓我幫你穿戰服吧。」

丁原點頭示意同意，官兵為張遼讓開了一條道。張遼哭著上前，顫抖著給張力穿上格鬥服。

張力低聲道：「布是個善良的人，千萬不要怨他！不要恨他，不要與他為敵！」

張遼忍不住，咬牙道：「為什麼？」

張力一笑，說道：「將來你會明白的。」

呂布穿好了格鬥服，滿臉茫然地出現在一邊。

張力上前，來到呂布的面前，苦笑了一下，說道：「沒想到我跟你的第一場格鬥，會是最後一場格鬥！來吧！讓我看一看你強在哪裡？」

呂布點點頭望著張力。

場上兩人對峙著……忽然，張力首先衝向呂布。呂布見狀也認真地開始注視著張力。眾官兵冷冷注視著格鬥場的中央。

此時，張力與呂布打得難解難分。張力一掌將呂布劈倒在地，低聲道：「你在幹什麼？你學的都到哪兒去了？」

呂布低垂著頭，百般不願地站起身，說道：「我不想打，我說過，我不打你！你是好



人。」

「我不是好人，我是格鬥士，要把你打倒的格鬥士。」說罷，張力向前一衝，將呂布扳倒在地。

張力壓著呂布，低聲吼道：「不行！你要打！」

張力偷偷地將呂布的手搭在自己身上，用自己的力量將呂布反壓在自己身上。

場下的人以為呂布將張力反制住。呂布疑惑地看著張力的眼睛道：「不！你是好人，不！」

張力暗中使勁讓呂布的手抓著自己，然後張力自己甩了出去，重重倒在場上。呂布詫異萬分，衝過去要扶張力，不料張力迎著胸膛過來，呂布收腳不及，一頭撞上張力。

張力著實地倒在地上，口吐鮮血。

呂布呆住了，只見張力搖搖晃晃起來，半跌半倒地來到呂布跟前，呂布欲伸手扶張力，張力卻突然摔倒在呂布腳下，呂布一愣，低頭要扶，張力低聲道：「殺了我！」

「什麼？」

「殺了我！」

呂布不解地問道：「為什麼？」

「我必須死。」



呂布愣在那裡，所有的人都在看著他。

張力用盡全力低聲道：「你必須這樣做！為了格鬥場，為了曉顏和陳宮他們，為了大家，只有用我的生命才可以保全他們。來！我做好準備了。」

呂布難過地哽咽道：「不！我替你死！」

張力急了，罵道：「混帳！你是一名格鬥士！不是替死鬼！」

「可是……」

「夠了！布！我一直以為我已經把你培養成一個完全的格鬥士，你已經有了一雙生死眼，可以看見生死之界。沒想到，你還是沒有完全看透死！你要知道，死不是一個結束，死並不可怕！不要在敵人面前軟弱！請成全我吧。」

曉顏低著頭，慢慢地閉上眼睛不忍去看那場面。

天空非常的藍，呂布眼中充滿淚水，慢慢舉起刀。

馬元義趕到格鬥場，正目睹呂布舉刀，一刀砍下，鮮血飛濺。

丁原高聲拍手叫好。場外的馬元義憤恨地看著呂布。

此時，呂布只覺胸前有一股莫名難言的痛苦感覺湧上喉頭，他忍不住仰天大叫起來：

「噢——張力——」聲音如受傷的凶獸。

*

*

*

格鬥士們正無聲無息地朝李彪房外聚集，他們已經把李彪的房子圍住。李彪房中的燈光透過窗戶，映在每個格鬥士的臉上，所顯示出的盡是悲憤的目光。

李彪與李肅父子表情驚恐地聽著屋外陣陣的低吼聲和悶悶的敲擊石頭的聲音。

外面的聲音像是催命，漸漸地讓李彪和李肅兩人面容血色失盡。

李肅有些膽怯地說道：「爹，看樣子，他們是來替張力算帳的……」

李彪老羞成怒地罵道：「算什麼帳，張力死關我什麼屁事，是他自己回來送死，沒有人逼他死呀。」

「不是呀，爹，他們肯定不會放過我們的。」

「不放過又怎麼樣？我是這裡的總管。」

李肅遲疑了一下，說道：「爹，要不然，我們走吧！」

「走？……不能走，打死也不能走，為什麼要走？這格鬥場本來就有一半是我的，我為什麼要走，我只是拿我應該拿的，做我應該做的，他們憑什麼來找我麻煩，我才是這裡的主人。打從第一天有這個格鬥場，就應該有我李彪的份兒，但到今天我還是奴才一個，我不甘心！肅兒，這個地方是我們的，要死我們也要死在這裡……」

李肅擔心地看著父親，勸說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只要留得命在，我們還可以捲土重來，現在走，不過是暫避風頭啊！」

李彪氣惱道：「我不要等了，我等十多年，我不等了。」

「爹……」

李彪揮了揮手，道：「不要再說了，事已至此，我們父子倆乾脆一不做，二不休，拿下格鬥場，輪也該輪到我們李家了。」

李肅看看父親，又擔心地看了看外面。

*

*

*

深夜，張遼迎著狂風，長髮披散，一拳接著一拳，擊打著大樹。

張遼神情專注，每一拳下去，大樹都一顫：「原來，我一生下來，就帶著罪惡，儘管我是無奈的，但天是否也明白我不堪一擊的心，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在這個世上，要生存下去，只有戰鬥，在寒風中，在冰雪中，我咬緊牙關，我不知道前方是光明，還是黑暗，但我只有走下去。在這天地之間，我必須要找到屬於我的歸所，也許我的兄弟姐妹在天之靈，都帶著憐憫的目光看著我，所以，我不能倒下，活著的人應該堅強。」

張遼一拳一拳打下去，天空中飄著紛飛的落葉。

一條人影在林中樹梢間飛快攀躍而行，這人是馬元義，他低頭往下看，只見一隊荊州兵押著張力屍體正在經過林中的山路。

荊州兵前方，有一馬隊護著一輛車。車旁邊有幾面大旗迎風飄動，上面是「荊州丁原」

四字。

馬元義低聲自語道：「終於趕上了。」

馬元義正要前行，忽然看到前面密林中，另一人也在飛奔。馬元義一驚，不知那人是誰，便快步跟上。

那人是張遼，張遼口中咬著匕首，順著林子飛快奔跑，目光不時盯著山路方向的車隊。來到一座山崗，張遼看了一眼荊州兵，朝另一面奔去，奔出數丈後一躍而起。

山路曲折，丁原的馬車拐上山路的拐角處時，突然，張遼從天而降，手拿匕首，狂呼：「老賊。」

「轟」的一聲，匕首插進車箱頂部，張遼往下一拉，整部車一分為二。

張遼厲聲罵道：「老賊，陪張力一起下黃泉。」揮匕首又刺去。

丁原在馬車裡狂呼道：「保護我，保護我。」而後躍出車外。

眾多士兵一擁而上，擋在丁原周圍，片刻間，圍得裡三層外三層，固如鐵桶。張遼揮舞著匕首，嘴裡大叫著：「你們都死去吧。」

與此同時，樹上的馬元義從上面直撲拉張力屍體的馬車。

一個兵士大叫：「不好，有人搶張力屍體。」

丁原吼叫道：「別管什麼屍體，保護我，到這邊來。」

馬元義衝到屍體邊，打倒幾個荊州兵之後伸手去抓屍體。

那邊，張遼殺得性起，左手抓著一個人的腳風車一般掄著，打倒官兵無數，然後，舉起匕首插向丁原胸口。

丁原驚呼：「救……救……」

就在馬元義與張遼都要得手時，忽然一陣冷風撲面而至，許多荊州兵頭盔飛落，一枝箭夾雜著狂風冷勁，飛射而至，頓時地面的落葉被勁氣衝得像海水波濤一樣左右分開。

只見那勁箭「嗖」地正射中張遼手掌心，那箭力量之猛，竟帶著張遼直飛出去。張遼身未落地，勁箭已透掌而出，又將馬元義抓屍體的手掌射中。馬元義身子摔出，勁箭將他的手掌硬生生地釘在了樹上。

一時間，所有的人都驚呆了。

只聽一人厲聲喝道：「還不拿下。」

荊州兵這才想起抓人，馬元義見勢不妙，持劍揮手斬斷手腕，穿林而去。

張遼見勢不妙，衝進林中逃走。

丁原驚魂甫定，看著前方。只見對面出現八位騎客。

丁原抱拳，說道：「剛才援手的是你們當中哪位？我是荊州刺史，你們要什麼獎賞？」
一個傲慢的聲音傳來：「你憑什麼賞我？」



丁原一聽聲音大驚失色。

鈴鐺聲響，一人騎著一匹掛滿鈴鐺的駱駝出現在西涼八騎之後。

一個丁原侍從厲聲道：「大膽，竟然對刺史大人口出不敬。」

話音剛落，西涼八騎中一人衝過去一棍將侍從打落馬下。

丁原盯著最後騎駱駝而來的人問道：「你……你是誰？」

那人指著前胸，說道：「西涼來的，牛輔，董卓大人座下射陽將軍。」

丁原一怔：「董卓……」

「我是來抓黃巾軍的，不關你事，讓道。」

荊州兵一時驚疑不定，看著丁原。

丁原看看殺氣和傲氣滿臉的牛輔，嚥下一口氣，命令道：「讓開。」

荊州兵讓開一條路，西涼八騎先衝過去開道，而後才是牛輔騎著駱駝不急不緩，耀武揚

威而過。

牛輔經過張力屍體邊時停下，問丁原：「這死人是誰？」

丁原懊喪道：「黃巾軍餘孽張力。」

牛輔勒住駱駝，盯著丁原，說道：「我要他。」

丁原一怔：「幹什麼？」